

「中國故事」

中國在北京召開兩會，成中外聚焦點。特別是總理李克強代表國務院宣讀政府工作報告，李總理有條不紊，娓娓道來講述「中國故事」。

李克強首先回顧去年「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的成績，再而前瞻勾劃出2017年的規劃。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領導，全場數度響起熱烈掌聲以表對李總理工作報告全面支持和擁護。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在內，都在仔細解讀與自己息息相關的藍圖，大家都知道總基調是「穩中求進」，但有智者必然從中尋找契機而得益。

特別是內地與香港金融才俊、特別是股民、特別是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帶一路」戰略、科技體制改革及環保等有關「中資股」，擇優而投資尋寶，必然有所收穫。

其實，據說在有關政府工作報告中，經濟增長目標GDP減速至百分之六點五，落實四大任務等經濟熱點，相信是習近平為核心先定調。去年之「十三五」規劃也應是習近平所定調的。兩會經過代表和委員的努力，將會先後勝利閉幕，團結一起在中共領導下，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思想，迎接中共十九大會議的勝利召開。

兩會期間，香港區代表和委員相

當受矚目。現時，香港正在為下一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選舉而進行競選活動，在此形勢下，受到國家領導人特別關注，是理所當然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以及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楊潔篪等，先後與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會面。

張德江在會見時發表重要講話，談及香港下一步的發展並提出意見。張德江又表示要支持符合中央要求的特首候選人順利當選。他認為，中央對特首有更高標準，有別於一般的問責官員。張德江強調，特首實際上是連接中央與特區「一國」與「兩制」的橋樑和紐帶，角色非常重要，所以中央對特首必須以更高標準來要求，並重申中央的任命是實質性的權力，要對候選人進行考察，進行了解，不可能不聞不問。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段篇幅論及香港問題，彰顯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關注。特別是首次把「港獨」問題提到工作報告上。李克強警告「港獨」是沒有出路的，如此表達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屬於首次。

警惕「港獨」禍國禍民，全國人民和香港同胞一致反對「港獨」。事實上，「一國兩制」必須是以一個國家為前提。在大是大非上，一切要以國家利益為重中之重。

村上春樹的新書

有段日子迷過日本料理，自從福島地震之後，避免輻射，壽司也戒絕了。

其他日本的東西也上不了心，餐具體皿美得來嫌它單薄，日籍親友送來名貴的人偶，再美都難喜歡，看得不耐煩也轉送給另一個哈日朋友，倒是關於日本的歷史和小說還有點偏愛，他們奇特的歷史還具有吸引力。

讀日本小說，是覺得大多數作者筆下會不自覺暴露日本人的真实性，尤其是好幾個良心作家能對正視日本侵華的事實講真話，如大江健三郎、井上靖、森村誠一、藤井壺、阿部知二、五味川純平、宮崎滔天等便是，在中日戰爭前已去世的夏目漱石，還早就看穿自己國家狐假虎威喜歡倚傍西方強國勢力協助而又自高自大。

最近村上春樹推出的新書《騎士團長殺人事件》，終於也顯現他上述幾位前輩作家的良心了。

記得上兩屆看好村上春樹的粉絲曾為他們的偶像沒得諾貝爾獎而忿忿不平時，村上本人也曾酸溜溜說自己作品銷量全球最大，根本就沒把諾貝爾獎看在眼內。我便曾在本欄指出村上和他的讀者誤把暢銷書

跟諾貝爾獎掛鈎不正確，歷屆諾貝爾文學獎不同國籍作家，作品也未必完全暢銷。但是作品內容總有濃厚的自己國家色彩，當時村上的幾部在美國教書時寫成的作品，就不符諾貝爾標準，無望得獎就必然了。

可是這次《騎士團長殺人事件》題材觸及南京大屠殺，就有日本右翼分子說他這部新作刻意為想得諾貝爾獎討好中國而寫了。而且書中提到日軍無能處理戰俘而屠殺四十萬名降服的敵人和市民，比中國宣稱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還多十萬。

究竟村上真有這個用意，還是他有松本清張一樣鍥而不捨的求真精神，得到更真實的內幕史料可就不得而知了。其實就算有這樣的敏感，也只見得村上仍有他藝術和道義上的良心，夠勇氣面對國際認同的現實真相，揭破安倍晉三重燃軍國主義的陰謀，來屆諾貝爾文學大獎就非他莫屬了。

■村上春樹新書《騎士團長殺人事件》網上圖片



經歷，令人從容

一如預期，魂繫特首夢的葉劉淑儀的競選工程終於結束，「非戰之罪」，「雖敗猶榮」。

付出了心血，累積了經驗，贏得的不僅僅是同情，還有一份尊重。因為透過競選，她廣泛而近距離地接觸各個界別，也認真而扎實地撰寫政綱，甚至在明知無法「入關」前夕，仍修訂政綱，以供其他參選人參考，這種氣度和風度，應可抵消她因「真言」而影響的「人緣」。

葉劉十三年前因為推銷「二十三條立法」表現欠佳而問責辭職，並因此背負了十多年的「罵名」，「聰明者」或許就此作罷，她卻承認失誤，堅持原則，因為這是「憲政責任」。少了官場精英的傲慢，多了民選議員的謙卑。

在小小的競選辦總結七十七天競選工程時，她拋出一組數字：三次發表政綱、五次記者會、二十一場落區、四十五個傳媒訪問、四十九個論壇、一百篇新聞稿、一百三十七場選委會面……不再哽咽，不見苦相，也無酸言冷語，只是平和地交代事實。但在冰冷的數字下，我的心有些觸動。

本欄的讀者都知道，我一直希望香港有女特首。六年前，我在這裡寫過《香港需要女特首》及其相類續篇，靈感正是由葉劉引發，時值新民黨成立。她在記者會上的發言和建議，具體得猶如施政理念和組班架勢。

也因為我早年接觸過她，並觀察

了她十多年來的言行，看着她的努力和進步——從虛的形象到實的業績，我身邊很多朋友也欣賞她，近年幾次選舉，從區議會到立法會，我多次在我的選區見到她的身影，勤奮地幫同僚拉票，印證了她在公務員團隊中贏得「擔當」的美名。可惜，在今日過度政治化的現實中，她的「落敗」似可預期。

看她接受無綫《講清講楚》節目訪問中分析得失和評說時人時事，有理有據有節，不乏真知灼見，對中央的考慮和港人的訴求都表現得理解，反映民選經驗對她的洗禮和影響。

見慣風雨，體驗過人生的高低潮，能作自我反省，並重新上路。人，自然有一番覺悟，對人事世情理解得更透徹，再遇到挫折和攻擊時，就能從容應對。今日葉太正如此。

但無論如何，對香港人來說，從下台高官蛻變的葉劉是勵志故事的主角，她的經驗是珍貴的資產，她的付出值得充分肯定和合理評價。



■葉劉淑儀競選特首夢結束了。

護老者抑鬱

姑母無兒無女，在老人院安老，能走能吃，自得其樂。惟不幸中風跌倒，被送到公立醫院，再在療養院等待生命耗盡，政府一條龍包辦醫護，甚至後事，親友子侄只需走動探望，其他無須擔心。

但有兒女的長者，其安老問題則由家人承擔，經濟負擔和心力透支，非外人所能明白。一項調查顯示，貧困基層照顧長期病患家人，八成七護老者處於抑鬱邊緣。護老者本身要工作生活，或者自己也病痛不少，經濟上又不許可請人代勞，長期壓力下的抑鬱，又是社會的另一個「炸彈」。

先不說貧困基層，經濟稍自由的家庭，家有長期病患家人，護老照顧也是心力交瘁的。我的朋友十分孝順，中年時期已辭去工作，為的是全職照顧長期病患的母親；就是照顧得太好，母親病中得享長壽。朋友受過高等教育，本來可以幹一番事業，但因為孝順，為此度過數十年護老生活，也被折騰到抑鬱邊緣。

世上孝順兒女不少，但生活逼人，不是人人都有條件可以辭職護老。家有長期病患老人不能自理的時候，還是要交由護老院服務，當然又是一筆沉重負擔。

我的朋友圈中，幾乎絕大部分都有護老問題，正因為經濟有點基礎，老人家能在家中安老，交由菲傭照顧。但問題仍然不少，何況基層家庭所面對的困境？

社團團體希望政府能多做一點，如設立「長者暫託服務」或「長者社區保母」，以減輕基層護老者的壓力。護老是厭惡性工作，連菲傭有得揀，寧可照顧兒童也不願照顧長者。如社會上大部分行業延長退休時間，鼓勵「少老」就業，釋放人力，部分投入護老行業，不失為辦法之一。

走進一片迷人的小樹林

讀木心，需要心靜的時候。春節前去圖書館借書，偶遇李劫先生的《木心論》，理想國出品，很是喜歡。這本書，讓我重新遇見未知的自己。

「木心有如空谷幽蘭，默默領略，最好。」太年輕，是讀不懂木心的；慧根淺，是無法靠近木心的。我深信不疑。像很多人一樣，我從陳丹青先生那裡知道木心，讀文學回憶錄，像個滿眼新奇的孩童，還未與他打聲招呼，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緊接着，《文學回憶錄補遺》、木心逝世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紀念專號，他的作品愈來愈多的出現在我的案頭，《哥倫比亞的倒影》、《溫莎墓園日記》、《西班牙三棵樹》、《素履之往》，《詩經演》、《愛默生家的惡客》等等。看得愈多，我愈發感到自己的無知和迷茫：木心是誰？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要想直接從《木心論：與孤鷺齊飛，共木心一色》這本書中找到答案，那樣會枉費精力。如果視為作者從文學角度解讀木心，也有些膚淺；平心而論，這是以木心為精神坐標或審美標高，比較中西方文學的差異，梳理傳統文化的脈絡和漢語文化的譜系，領悟到木心帶給後人的精神遺產：「文學本無史。木心走過，留下一片芬芳。」

與南懷瑾、胡蘭成、潘雨廷相比，木心最清高：清在語辭、高在飛翔。這是木心的文學姿態，也是他的生命哲學。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最善自製自葆，最能瞻前顧後，庶幾乎天才」（出自《素履之往·困於葛藟》）。自製二字，成為他的制勝法寶，也是人生的浪漫詩眼。他出生江南貴族，遭遇文革囚禁，經歷飄洋海外，後來，回到家鄉終老。沒有像托爾斯泰出走，也沒有像拜倫戰死沙場，更沒有像妙玉那樣出家，他選擇自保，做不可救藥的倖存者，這是生存的智慧，我覺得，也是傳統文化的中庸哲學。

最初，了解木心囚禁中用白紙畫了鋼琴的琴鍵，無聲彈奏莫扎特、巴特的樂曲，左手食指受傷後也忍着，我認為這是一種臣服。然而，深入體味他的作品後，我慢慢懂得，臣服中蘊含着自我救贖。這種救贖，是保全自己，也是度己度人。有了這層領悟，再讀他的作品就會驚輕就熟，如同一把金鑰匙，

能夠順利打開他的珍珠寶盒。散文、詩歌也好，講學、小說也好，文中的繽紛句子，隱隱約約映射出他的生命主張：「三百篇中的男和女，我個個都愛，該我回去，他和她向我走來就不可愛了」，「嵇康的詩，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唯一陽剛的詩」，「李白的性格很明亮，像唐三彩上的釉」，「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詩會不會有塌下來的樣子」，「我敬重康德，悶頭悶腦思想。薩特他們，想到一點，就哇哇叫。」「《紅樓夢》中的詩，如取水。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等等，這些金句，就像《追憶似水年華》中的瑪格麗特圓餅，味美香醇，需要細品。但，字裡行間的思想金線，仍是木心先生的自製自葆。

其實，順着自製自葆的金線，能夠看出，木心談古論今，說希臘、訴先秦，都是通過他人說自己，以不同的視角反觀自我，回到自身。所以，重讀木心，一遍遍走進木心，讓我重遇未知的自己。比如，她評價張愛玲，「張愛玲與蘇青只是兩個風塵弱女子，她們想保持的是她們自己也弄不大清楚的一份金粉金沙的個人主義」，「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她八尺龍鬚方錦褥的偌大尊容的一席地」，金粉金沙的個人主義，不正是他自己嗎？

當然，木心作品中強烈的孤獨感不言而喻。很多話語，他說得非常迂迴，似乎隱含着什麼深意：「若問我為何離開中國，那是散步散遠了的意思」，最觸動心靈的當屬《上海賦》：「五十年無祭祀無饗供，祖先們再有英靈也難以繼存，魂魄的絕滅，才是最後的死。我，是這個古老大家族的末代苗裔。我之後，根就斷了，做固不足資傲，謙亦何以為謙」，這是他的內心獨白；「……我是一個遠客，稀客，感覺着人們感受不到的東西。清醒得暈然然似將撒手虛脫，幸有殺傷力極強的淡淡，把握控制住了」，這是他的自我總結。可以說，他的孤獨絕不遜色於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他被孤獨包圍，卻沒有吞噬，抵達完成。唯一遺憾的是，這位迎娶繪畫、嫁給詩歌的「文學魯賓遜」，沒有現實的伴侶，「我選擇藝術終身大事，是因為這世界很不公平，白癡可以是億萬富翁，瘋子可以是一國君王。」即便他在藝術王國中如何游刃有餘，即便「寫詩的每一刻

頭髮

農曆二月裡有個節日叫龍頭節。

在中國傳統的習俗裡，這天除了應節地吃龍鬚麵和餃子等食物，更重要的一個應節的活動便是剪頭髮，也稱之為「剃龍頭」。古人奉行「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輕易去之」，所以極少剪髮，但在二月初二龍抬頭這天是例外。傳說大人在二月二剪髮可以帶來好運，新的一年裡諸事順利，小孩子在這天剪髮則是「剃喜頭」，借龍抬頭之吉可以健康成長，長大可以出人頭地。

另一個傳說是清軍入關後開始強迫漢人剃頭，漢人學士反抗不得，便想出了「正月不剃頭，剃頭便死舅」的藉口，藉故「思舊」——思念舊朝，直到二月二這天才開始剃頭。

無論傳說是否真實，每年二月二剪髮的人是相當多的，也包括我。我並不是一個迷信傳說的人，但是每年這天，都要象徵性地剪上幾縷，以便沾上一點「剃龍頭」的喜氣。

我的髮型向來沒有多大的變化。很小的時候母親便不在身邊，父親一直給我剪短髮便於打理，稍大一點的時候在我的極力反抗和請求下留了長髮，因為不會梳理，也不像別的女孩子有母親為她們編出各式美麗的髮型，便總是頂

悲痛和淚水

已故藝人翁美玲的母親於今年一月十七日逝世，享年九十一歲，並會與女兒翁美玲合葬在劍橋公墓。而翁美玲於三十年前在廣播道家中暴斃，當年翁美玲非常年輕，無奈天妒紅顏，英年早逝，令人感到惋惜亦難過。

翁美玲當年（上世紀八十年代）憑着無綫電視一齣電視劇《射雕英雄傳》的女主角「俏黃蓉」，在香港電視圈一炮而紅。就算當時已有米雪在佳藝電視的「俏黃蓉」珠玉在前，翁美玲的演出依然深受廣大觀眾的喜愛和擁戴。穩坐當時無綫電視新晉花旦群中的「一姐」位置，雄霸無綫古裝劇的女主角位置。

但，正當事業如日中天之際，卻噩耗傳來，翁美玲於家中暴斃。此消息震撼了整個香港電視圈，大家都不相信、好愕然，甚至有藝人說：「宣傳噱頭係咪呀？翁美玲咁後生點會輕生咯？佢昨日仲拍緊劇，我在錄影廠都見到佢！」但事實往往就是如此殘忍，翁美玲的確走了（離世）……

翁美玲是否因感情問題輕生？當時有不少揣測，男友湯鎮業（阿湯）因翁美玲之死而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認為他背叛了翁美玲的感情。當年阿湯並未有太多解釋，看着他強



■昔日的一對金童玉女。網上圖片

都是木心的洞房花燭夜」，都無法代替愛情的滋養與相伴，這不得不叫人嘆息。

木心說過，那道窄門雖然很窄，但恐怕一個人通不過，需要有兩個人才能通過。因為愛必須在兩個人之間，才能成立。而沒有愛，是無法通過走向天堂的窄門的。這樣說來，他通過了，以文學的方式；他沒有通過，沒有愛侶的相伴，都是孤苦伶仃。引用書中的一句話說：「木心講學，與其說是對孤獨的突破，不如說是朝孤獨做了個倒立，把自己做成了一個『哥倫比亞的倒影』。」倒影中，影出美男子的內心世界，也照出全人類共有的孤獨。

「生命好在無意義，才容得下各自賦予意義。」讀懂木心，在於洞見，在於比較；李劫先生的解讀，或者說導讀，為我們打開一扇窗戶。「木心講出的不是什麼學術體系，而是令人目不暇給的洞見，猶如一片片美麗的花瓣。靜觀如孔雀開屏，雍容華貴，動察如天女散花，紛紛揚揚。」這種洞見以「生命本身的體悟見長」，不僅要「適應李耳耳，堪比但丁」，更多的是於中國傳統文化長河中的精準「把握」，木心先生是我們值得信賴、為之仰望的審美坐標與精神導航。李劫先生的比喻，令我回味不盡：「先秦以降的中國文化，有如阿凡提的兔子之湯，先秦是兔子的湯，然後是兔子湯的湯，再後是兔子湯的湯的湯，一直湯了這麼多年，最後湯成一盆泥漿水。回到先秦，就是從泥漿水回到兔子的湯……」

木心的作品，承接先秦諸子文化氣脈，用生命照亮文化的星空，讓回到「兔子的湯」成為一種可能，至少能夠看到這種希望。從某種意義上說，木心先生使我們認識到文化年輪的刻度，以及精神審美的溫度。刻度上，度量他的精神分量，溫度中，顯示他的文學體溫，也是漢語的尊嚴與魅力；享受木心美文的同時，從一個語言廢墟裡走出來，卻理當成為木心所有讀者的快樂。

李劫先生將《木心論》視為種了一片以「木心」命名的小樹林，讓生活在霧霾中身陷困頓的人們，去小樹林呼吸新鮮空氣，享受精神芬芳，汲取生活力量。對我們來說，走進那片迷人的小樹林，收穫的又不只是這些，應該還有其他。

順便用毛巾擦擦頭頂，再不需要為長髮使用大量的洗髮水和護髮素一遍遍地沖洗，又要花費時間用吹風機去把頭髮吹乾。嘗到了光頭的好處，我在幾年內連續給自己剃了幾次光頭，直到女兒忍無可忍提出了抗議，不想要一個光頭的媽媽，這才重新蓄起長髮。

前不久我寫的一部電影開機拍攝，因為要跟組，我擔心每天要在頭髮的打理上浪費時間，便又去把頭髮剪短成平頭，利利落落地進駐劇組。劇組裡有一位美麗優雅的女子，平日裡總是穿著一身飄逸的長裙，披一頭齊腰長髮，進了劇組也沒有絲毫的改變，無論在市區熱鬧的高樓中，還是在海邊崎嶇的山路上，她靈動的長髮和長裙都是一道美麗的風景。她的美麗讓我自慚形穢：節省時間其實和頭髮無關。

從古至今，頭髮既是人類身體的一部分，同時又是文化的象徵，說小一點，頭髮關乎審美，長一點短一點瞬間改變一個人的氣質。說大一點，頭髮關乎生死，留或者不留往往決定一顆腦袋的存廢。

到了今天頭髮的意義雖然沒有那麼嚴重，人們可以更加隨性自由地處理頭髮，但還是有很多人很在意那些受之父母的毛髮。